



声音史

罗伟章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声音史

罗伟章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声音史 / 罗伟章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6.7
ISBN 978-7-5302-1583-8

I . ①声… II . ①罗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82912 号

声音史

SHENGYIN SHI

罗伟章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 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
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7.75
字 数 192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583-8
定 价 29.8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目 录 Contents

001		卷一：东风引
059		卷二：莫思归
119		卷三：鹧鸪天
182		卷四：千年调

卷一：东风引

大清早，杨浪来到这座院子。

空院子。

空无一人的院子。

他这么早出动，是想赶紧把院子打整出来。这本是他的临时起意，可想法一旦产生，他又觉得，自己早就那样想了，再也等不及，必须马上动手。

晨光模糊地流淌。模糊得只有黑，没有光。但杨浪用不着看，里面的景况他清楚得很：房倒屋塌，瓦砾成堆，见缝插针的铁线草，盘盘绕绕地将瓦砾缠住；这是去年乃至更早时候留下的草，新草还没长出来。整个冬天没下过一场雪，却比哪年都冷，就这样一路冷到了三月份。寒气一波一波的，洒人，虽如此，味道依然很重，酸味儿，霉味儿，铁锈味儿，朽木味儿，各逞其能又交互渗透。好在杨浪闻不到这些。他只沉迷在声音里。很久没到这地方来过，他还是认识里面的每一种声音。先前，这里住着十余户人家，房屋倒塌后，瓦块混杂，他能从收拾残瓦时碰出的碎响，识别它们各自的主人，主人生活过的气息，已浸入它们的骨骼。

杨浪认识声音，声音也认识他，他往这里一站，所有飘逝在旧时光

里的声音，都如川归海，朝他汇聚，并在他心里暖过来，活过来，随即你争我抢，奔出他的嘴唇：“我好想再吃一碗！”这是四十六年前贺大汉说的，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跟现在一样，小草还没被春雨唤醒。“我就不信邪！”这是二十一年前苟军说的，他站在竹林边，扔下这句，就背着行囊，去了遥远的远方。“我想他们啊！”这是七年前九弟说的，话刚出口，他就闭上了眼睛……

冰冷的晨光中，那些被遗弃了的声音，通过杨浪再次响起。

毫发不爽，惟妙惟肖。

蟑螂受到惊吓，四散逃逸。

连蟑螂的脚步声，在杨浪的耳朵和嘴唇里，也能开花结果。

这不算什么。他能从寂静里听出声音，也能从声音里听出寂静。只要听见过，他就能学；学的意思是原样传声。他会学干雷撕裂天空的声音，湿雷击碎云彩的声音，果子掉落和芝麻炸籽的声音；会学各种家畜叫，藏在土里从没见过样子的虫虫叫，山里的十七种鸟叫；会学风走竹梢和树杪时发出的不同哨音；会学阳光穿越林子时金黄色的细响；会学千河口男女老少说话、叹气、哭泣、大笑和怒吼，或者假装的叹气、哭泣、大笑和怒吼……

这些本领是天生的，他在三岁半的时候就会了。

满七岁过后，一只蚊子从十米外飞过，他也能听到翅膀的震颤，并从颤音里判断它的性别，“一只母蚊子飞过去了！”他说。还能在五十米开外，听出某只孤单的青蛙伏在哪窝稻秧下鸣唱，包括那鸣唱里的欢乐、忧伤、激情或倦怠，“再唱三声，它就要困觉了。”他说。果然，三声过后，田野沉寂。

如果生在城市，杨浪能凭他的绝活，轻易混口饭吃。听说有城里人只会学摩托车发动的声音和锅炉厂放气的声音，再加一点锣声鼓声鞭

炮声的粗浅口技，就到处向观众挥手，到处吃香喝辣。可惜杨浪生在山里。千河口是大巴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庄，小到失去了方位，你可以说，村庄的南方坐落在北方，西方坐落在东方。在村子的任何方向，无论打开哪一道门，都是开门见山，出门走山，却偏偏叫了千河口。其实，这带弧形隆起的广袤地界，河只有一条：清溪河。听这名字，该是秀气得让人生怜，谁知又是名与实的错位。在米仓山以东，大巴山以西，大起大伏的褶皱里，裂出一条蚌壳样的豁口，清溪河即从那豁口里出世，自出世之日，便雄心勃勃，一路融雪化霜，接溪纳流，又冲又撞地把山挤开，在三百公里的流域内，白浪滔滔，吼声贯耳。然而，站在九百米高处的千河口，只能看到一条静止而无声的河流，飘带似的，蜿蜒到云端里，蓝得发翠。

据此推测，清溪河这名儿是山里人取的，千河口是外地人取的，那些外地人出于某种因由，拖家带口地长途跋涉，在若干年前某个疲惫的黄昏，来到这片山野，安营扎寨，繁衍生息，但他们怀念失去的故土，就把故土的名字捆进行李，落脚之后又含进嘴里。

想必是这样。

千河口共三层院落，东院、中院、西院。很早以前就形成了这样的格局，只是规模有变。院落间相距不过百米，沟渠款款相连，使之如手拉手的三姐妹。中院外的慈竹林里，暴凸的竹根紧紧搂住一块卧碑，仅现小半碑身，剥去上面的青苔，可依稀辨出这样的文字：

“……互为表里，结庐三院……开济明口，宏深包含。恩及卑众，禽鱼自安……人得其所，乃怡乃欢。继属千秋，瓜口绵绵……”

庐舍彼此偎依，唯学堂在二里地外的鞍子寺。那地方形如马鞍，一座古寺端坐正中，因而得名。但鞍子寺不仅指那座庙宇，还指那片半平方公里的马鞍形区域。杨浪出生前八年，寺庙毁弃，扩建成学堂，

菩萨由站而躺，做了窖礫的石料，只留下一尊大肚如来佛，安放在校舍背后掏空的壁洞里——土洞，除冰封的日子，洞里积水成泥，仿佛嫌如来佛还修行不够，得继续受苦。操场前面，也就是毁弃的古庙门前，立着四个面朝远方的石雕战将，同样是先前的遗物，个个宽袍长袖，低眉颌首，实在更像文官，但老辈人说那是战将。古庙门前为什么会有战将，不知道。奇怪的是，四个战将的脑袋都从颈子处被劈开，劈得很不规则，有两个的颈项也跟着缺了一块，脑袋放不妥帖，硬弩似的大风一吹，就沉重地掉入斜坡上的草丛，甚至滚进坡下的水田里。事实上风不吹也这样，它们是学生最好的也是唯一的玩具，下课的时候，男生分成四组，排在战将身后，摩拳擦掌，依次上阵，哗！推一把，将脑袋摘掉，从草丛或水田里抱起来搁稳；哗！再推一把，又将脑袋摘掉。

杨浪住在东院。到了上学的年纪，他就去鞍子寺小学读书。

只读到三年级就被开除了。

开除他的决定是校长亲自做出的，也是校长亲口宣布的。

校长姓房，是个转业军人，据说他当兵期间进过仪仗队，果真有那架势，两腿修长，腰板笔挺，仪表堂堂，举手投足间，自带一种气派。就是嗓子狭窄，即使叹口气，那声音也在喉咙里打挤。不过房校长从不叹气，有什么想法，都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，因此他的喉咙总是忙碌得很。第一次跟他见面的人，往往都有一个适应他的过程：先是被他过分“考究”的外表镇住，待听了他说话，又会大吃一惊；谁也无法将那尖厉的嗓音跟电影明星似的长相扯到一起。

他本人也需要适应——适应别人对他的适应。他的方法是主动出击。刚来鞍子寺教书，开学的前一天，他就去千河口走动，从东院走到西院，远远地看见一个人，他就打招呼：“吃了没得？”他要让别人先

认识他的声音，再认识他的脸。他的声音和他的脸，像两个形影不离的姑娘，一个丑，一个俊，他把丑的推到前面，把俊的放在后头，人们在议论他的时候，就会说：房校长声音难听，可那人才！这跟说房校长人才好，但声音难听，完全是两种效果。

但也要看对象。有些人，比如他手下的李兵老师，并不把人才好坏当回事，他的那番心思就算白费了。不过这也无所谓，房校长又不是凭外表吃饭。他那样做，无非是想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而已。

事实上，村里人同样不把人才好坏当回事，在他们眼里，人跟土地是一样的，肥沃就中看，贫薄就难看。

房校长中看。

李老师难看。

这是人人都知道的，就像知道他们之间有解不开的过节。

因为有过节，房校长经常找李老师的话说^①。

杨浪被开除的那天下午，李老师正讲算术，房校长突然进来了，一板一眼地说开了：“老李，李兵同志，你看见我们的肉没有。这里没猫，没狗，没黄鼠狼，厨房门也锁得牢牢的……你不要又说没看见，老李你要是又说没看见，那羊就要吃狼了。”

后面一句是房校长的口头禅。他当兵那几年去过远方，淘了比山里人多得多的见识，他说，天地洪荒时，就有了狼，也有了羊，但是狼吃羊，还是羊吃狼，老天爷一时没拿定主意，就在它们中各选了一只，让被选中的蹲到同一棵矮树上去，结果刚上树，它们就变成了树叶：一模一样的两片树叶。老天爷花了眼，分不清谁是狼谁是羊了，于是随便一指，说：“你（狼）吃它（羊）吧。世世代代，你以它为食，它以草为

① 找话说：川话，近似找麻烦。

食，草以土为食，土以万物为食。”言毕，狼和羊现了原形，并按老天爷的指令行事。

只要说到自己不相信的事，或者觉得不应该发生的事，特别是那些违反天理的事，房校长都要来一句：“那羊就要吃狼了。”

李老师当时正在板书，听到房校长第一句话，他就钉在黑板上了。待房校长说完，他才转过身，脸上像被人打了几耳光，鼻翼和左边的嘴角抽动着。

看样子，他要跟房校长吵一架。

李老师不怕房校长。这学校加房校长在内，共有三个教师，还有个姓桂，三人都来自河对面绵延无际的马伏山；下了这边的老君山，再上那边的马伏山，猴子也怕累出气喘病——尽管这山放鞭炮，那山也听得炸耳。因此三人都住校。上级分派老师异地教学，为的就是让他们住校，以免除家累，专心工作。房校长和桂老师搭伙做饭，每隔些日子，两人便去村里，买只活禽、兔子或称一两斤猪狗羊肉，又炒又炖地办生活，打牙祭；李老师负担重，往往数月不沾油荤，单独开伙。但厨房只有一个，火塘也只有一个，每顿饭都是房校长和桂老师先做，李老师后做，有时，房校长和桂老师没吃完的肉变少了，或者感觉变少了，就问李老师看见没有，要是李老师说没看见，他们就摆出很多事实，证明李老师不可能没看见。为此，三人常常吵架。一个吵两个，李老师先就把自己放在弱者的地位，一种需要奋起反抗的地位，所以房校长和桂老师还在心平气和的时候，李老师往往就脸红脖子粗了。

今天他之所以克制着把房校长的话听完，是因为他在课堂上。

可也恰恰因为在课堂上，使他更加恼怒。

房校长竟闯进教室，当着学生的面羞辱他（其实以前说那样的话，也并不回避学生），还拿他跟猫比，跟狗比，跟黄鼠狼比……李老师忍

不下去了，转过身要跟他吵了。

转过身来却没看见房校长。房校长说完那几句，就走了。

李老师站在讲台正中，喉咙里挤出咕嘎咕嘎的响声。那不是在吞口水，是在吞冒上来的酸气、闷气和怒气。他要把那些气吞回肚里，把这堂课上完。尽管不怕房校长，可是，能跟乡中心校领导（村小的直接上级）和乡政府领导说上话的，只有房校长，李老师是代课教师，他畏惧房校长奏他一本，抹了他的教师资格，那样，每月二十元的津贴和十八斤大米就没有了，家里的穷声就会更加嘹亮。怕是真的，不怕是假的。房校长私闯课堂给他难堪，固然不对，但你丢下大半节课，离开神圣的岗位去吵架，更是明明白白的罪状。李老师不会不惦记这些。

他中规中矩地继续上课。

那天讲的是混合运算，李老师已讲过例题，正在板书习题，没板书完房校长就进来了。这时候他把题目写完，再侧过身念给学生们听：“杀猪匠甲三分钟理一丈肠子，杀猪匠乙三分钟理两丈肠子，九分钟后，他们一共理出了多少丈肠子？”

小半举手，大半没举手。

李老师崇尚的是有教无类，从某种角度说，他还是个教学上的完美主义者，班上只要有一个没懂，他就重三四遍，直到那人也懂了。虽然李老师只念过初中，但他是全乡村小里教得最好的老师，有统考成绩为证，想不承认都不行。这除了得益于他的耐心，更得益于他痴爱读书，无论在哪里，见到被扔掉不要的书，他都捡起来，下细翻阅，如果是他认为的好书，他就宝贝似的往胸前一抱，眼睛不由自主地闭一下，脖子和腮帮紧起来，鼻子里啾啾抽气；在路边草丛里瞅到皱巴巴的碎报纸，说不定是人家擦过屁股的，他也拾起来读，要是正好有人看见，对着他

皱眉头，他就咕哝一声：“报纸臭，知识香，你晓得个啥子！”房校长凭他的家境、地位和见识，包括那个关于狼和羊的传说，赢得了所有学生和家长的尊敬，但李老师不尊敬他。李老师说见识不等于知识，见识是浮在水面上的泡沫，知识也浮在水面上，却是水面上的航船。李老师还说，凡是真知识，都跟人的精神同体；不能减少甚至造成精神残缺的知识，是伪知识，最多是浮光掠影淘来的见识。房校长跟他关系不好，地位和家境恐怕是次要的，主要是他认为自己比房校长有知识。但学生几乎看不出李老师有知识，因为再深的道理，他都能吹糠见米，还能一竿子捅到底，捅到底过后，才发现那道理并不深。既然你讲的道理不深，怎么能说你有知识呢？李老师上课太好懂了，这在渴望高深知识的山里学生看来，其实是个缺点。他现在教的三年级，一般而言，例题讲过，就都懂了，即使有不懂的，也只可能有一个，不会有两个。那个人就是杨浪。杨浪的脑袋里盛满了各种声音，没给知识留下多少位置。

今天太奇怪了，竟有大半没举手。

李老师以为是受了房校长的干扰，其实不是，房校长那样对李老师说话，还有三个老师吵架，学生早把耳朵听出茧子。是李老师自己干扰了学生。当他念了题目，教室里即刻弥漫着猪大肠的香味，香味里掺杂着若有若无的猪粪的气息；猪粪的气息也是香，粪香。学生们咽着口水，想象着母亲站在墙角的案板前，带着无比幸福的表情，把乳白色的肠子一段一段切下来，和上粗粗的米面，放进竹屉里蒸，要么加上香料和一大把撕成两半的红辣椒，在铁锅里熬，熬熟后倒一筐青菜叶子进去。

李老师费了好大的劲，才把学生的魂唤回来。

当最后一个人，也就是杨浪也计算出是九丈后，下课铃响了。

铃铛是镀铜的铁器，形状像个喇叭，据说是从民国过来的一位老先生赠送的，那层铜由黄变白，闪烁出苍老的亮光，里面的铃舌虽是铁

条，也像干了水分，黑黑的，细细的，有些微的弯曲，像风干的牛筋。铃铛由房校长掌管，遇周一开课前和周末放学前全校集合，房校长会站在校舍和操场之间的高台上，把铃铛举到略高于肩膀的位置，铆足了劲儿摇。几乎所有学生都明目鼓眼盯住那根摆动的铃舌。真是牛筋就好了，真是牛筋就可以吃了。十年前，千河口西院的李成还在上学时，果然偷偷溜进教师办公室，从房校长忘锁的抽屉里拿出来咬过，心急，加上心狠，再加上越心急越心狠，当即咬掉了两颗牙齿……

这是最后一节课，下课也就是放学，通常情况下，李老师会在铃响后交代几句，让学生在回家路上不要逗留，不要打闹，不要搬起石头往山下滚。山势陡如竖着的楼梯，特别是现在，四月份，砍过春柴不久，站在路上，颈项一伸，能光溜溜地一眼望透，滚石头下山，就可能把山下的房子砸个窟窿，就可能打死一头牛、一个人，要是蹦跶一下，还可能蹦到河心，砸沉一条船。总之是很危险的事情。李老师说，你自己的危险不一定是别人的危险，但别人的危险肯定是你自己的危险。

然而今天，这样的话他一句也没交代。

快下课的时候，他就闻到了肉香。那可不是想象出来的，是货真价实的肉香，热烈，绵密，固执，直朝鼻孔里扎，躲都躲不开。这明显是在烧肉。房校长跟桂老师昨天晚上进村，李成煮了一碗干豇豆，炒了一盘镶边儿洋芋片，也就是不刮皮的洋芋片，请他们喝自酿的红苕酒，然后卖给了他们一块草鞋样的宝肋腊肉，桂老师把肉提回来，用棕帘子挂在厨房火塘背后的墙钉上；兴许是酒喝得太多，今天早上起来晚了，实在没时间弄来吃——老师也跟村民一样，一天只吃两顿，学校早上八点钟开课，下午四点钟放学，四点过后他们才能做第二顿饭——否则那块肉早就下了“肚家坝”。每次买了好吃的，桂老师都等不及，如果非要

等到下午才能弄来吃，最后一节课，他至少要留出三分之一的时间让学生自习，他则溜进与教室相距不到十米的厨房，去杀鸡宰鸭剔毛烙皮。

一点没错，此刻桂老师正是在烧那块肉。

铃声一响，李老师冲出教室，直接去了厨房。

那时候肉已烧好，围住火塘的石条上流着几滴黑油。

桂老师没听到李老师进来，就把肉放进木盆，木盆里盛了事先烧好的热水，桂老师将肉在热水里浸了，用刀刮那层烧糊的、带着肉香和猪汗味的皮屑。

李老师弯腰一把将肉夺过，反身跑出厨房，朝操场外奋力一扬。

土坝操场小小的，像个城里人的客厅那么小，春天里，学生上堂课出来，上课前被踩死的小草，就会重新泛青。操场正前方，除那四个断头战将，还等距离地长着刺槐树，刺槐树正试探着吐芽。那块水淋淋的肉翻着跟斗，由低到高，愈飞愈高，飞过刺槐树光影迷离的枝桠，飞到虚空里，像《三打白骨精》里面的孙悟空。可它不是孙悟空，它是一块肉，高到不能再高的时候，就掉下来了。

这是冻桐子花的时节。大巴山深处，一年有两个冬天，第二个冬天就是冻桐子花那些天。太阳苍白，土路苍白，风也苍白，白毛风把麻雀吹上了天，把人的脖子吹得短了一截，可是脸没法短，风就把脸揪住，一刀一刀割；不仅割脸，还把衣服吹得像铁皮那么硬，也像铁皮那么冷，水田和堰塘再次结冰。只有豌豆不怕冷，紫色的花朵开遍了田野。正是这豌豆花，让第二个冬天显得不像第一个冬天那么严酷，可也是像模像样的冬天。那块肉在这第二个冬天里飞翔，也在第二个冬天里坠落。

坠落的动静总是大过飞翔的动静。

砰！炸了，像爆一个雷管。

是肉把水田里的冰炸开了。

后果可以想见，不仅吵，还打了起来。学生都不离开，看他们打。学生看老师打架就像看父母打架，古怪的兴奋里，埋着不古怪的悲伤。

房校长到底是校长，首先住了手，还把不想住手的桂老师拦住了。但他要李老师给个理由。他说：“你要是不给个理由……”

调皮的学生立马接腔：“那羊就要吃狼了。”

尽管在李老师看来，理由是最低级的迷信，但他还是说了。

房校长愣在那里。愣的时间很短，接着赌咒发誓，说他既没进过李老师的教室，更没说过那些话。他还让他班上的学生做证。他教的是复式班，四年级和五年级，都在一个教室里，前半节他给左边的四年级讲，后半节给右边的五年级讲，整堂课，他就只是这样把脸从左到右移动过一次。

其实不仅他班上的学生可以证实，别的班也能。学校是老旧木房，板壁削薄，夏季连下几天雨，壁上就生绿霉，一生霉就得刮，否则会烂掉，如此越刮越薄，很不隔音。三年级和四、五年级之间，虽然隔着一、二年级（也是复式班），但房校长那拨动独弦似的声音还是能够传过来。李老师下细回忆，觉得房校长的讲课声确实像没断过。

可他分明又到三年级教室来质问过“李兵同志”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

“那是杨浪说的，是杨浪学房校长说的！”

杨浪的同桌告了密。

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。

多年以后，杨浪已经四十岁。

四十岁的杨浪个子矮小。他小时候不矮，十一岁之前，在同龄人中还算冒顶的，但到了青春期，别人都兴兴头头地出苗拔节，他却懒眉日眼地不想再长了。由于太矮，什么衣服和裤子穿在身上，都要把袖子和

裤腿挽几转。因腿受过伤，走路有轻微的跛，腰也跟着一塌一塌的。他一直未娶，也从没沾过女人。

在千河口，没娶过的男人还有两个，中院的九弟，西院的贵生。他们没娶过，却沾过女人。那些年，山里女人总是跑来跑去，她们被婆家虐待，感觉自己有了非残即死的危险，就跑。这样的女人被称为“跑跑女”。“跑跑女”在深山密林里胡闯乱撞，撞到天黑，就随便找个干燥无蛇的洞子，往里面一缩。山里的夜，黑得连黑色本身也能闪耀光芒，白天的声音停了，夜晚的声音起来了，白天的声音是化过装的，夜晚的声音才是真实的声音，诡魅、戾气、深沉、哀婉，阵阵怪风过后，留下东一声西一声莫名的叹息。分明那么黑，却能瞧见远远近近的影子，影子双脚离地，轻飘飘的，荡一下，又荡一下。这时候，各类鬼怪故事纷至沓来。缩在洞里的女人，越缩越小。对自己的逃跑，她有了一些后悔，残也罢死也罢，都比在山洞里过一夜强。她想哭，又不敢哭，一心只盼着天亮。天亮后不后悔了，又跑。终于在万山老林里发现一个村庄。她刚在村口出现，就被围住，包着肮脏头帕的妇人佞过去，简单地交谈几句，就把她领进一个光棍屋里。几乎没有一个村庄没有光棍。千河口的九弟和贵生，都得到过这样的女人。他们跟这样的女人过上几天，最长的是过了一个月，女人的夫家浩浩荡荡找来了。其实没必要这么兴师动众，女人是别人的，别人找来，再不舍也得给，这是规矩。女人一般也愿意低首下心地回到夫家去，哪怕新找的男人待她再好。夫家有太多她们丢不下的东西：做熟了的田地，养顺了的猪牛，跟前跟后的儿女，甚至，夫家的棍棒和烟头……

杨浪从没得到过这样的女人。

没人给他带去。

他太懒了。

跛脚还是其次，主要是懒。

尽管女人来路不明——问她们是哪里人，为什么跑，又是怎样跑到了千河口，她们一概不答——可也要对人家负责。不往懒男人家里带，是最大的负责。当年，鞍子寺小学的李兵老师说，人有两宗罪，一是急，二是懒，因为急，人被逐出天堂，因为懒，人再也回不了天堂。李老师大概觉得自己正是个急躁人，因此又说，人其实就一宗罪：懒。因为懒被逐出天堂，又因为懒回不去。李老师说，这话是一个姓卡的人讲的。不管是谁讲的，它一点也不深奥，因为山里人都是这样看的。山里人从不说勤劳这个词，说吃苦，人不吃苦，就没得饭吃，没得衣穿，当然，也没得女人。

杨浪从小就懒。

懒到连个子都不想长！

他父亲死得早，母亲带着他和比他大六岁的哥哥，把他从四岁带到三十三岁，终于觉得，西瓜藤上结不出南瓜，石骨子地里也下不了种子，再把他往下带，也就那样了，便两腿一伸，找丈夫去了。那时候，杨浪的哥哥杨峰，早就下了山，进了城，在陕南安康、汉中和四川绵阳、攀枝花一带，写合同，包工程，并因此发了大财，发财过后，他回老家把老婆娃儿领走，去省城落了户，且很快在那边当了个什么委员。领老婆娃儿那次，是他最后一次回村，后来母亲去世，他只派了十九岁的儿子杨小春回来，小春说，爸爸正开一个重要的会议，走不开。死人刚放进圹穴，阴阳师还没拨字头^①、撒八花米^②，更没来得及填土掩埋，

① 拨字头：以南北朝向将棺木拨正。

② 撒八花米：往棺木及墓穴四角撒大米。川俗称，撒了这米，死者去阴间就不挨饿。